

台胞探親旅遊 用語手冊

TAIBAOTANQINLÜYOU
YONGYUSHOUCE

鄭啓五

編著

四川辭書出版社

前 言

當大陸與臺灣隔絕的大門終於款款開啓，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突然驚訝地發現，老祖宗們世代相傳下來的共同的漢語語言文字，在彼岸的眉目并不完全相同：字體繁簡各異、拼音與注音不同，字序的走向亦有同有異，以及語詞有差異。前三者實打實地明擺着，憑一張漢字繁簡體對照表，憑拼音字母和國語注音符號的變更，以及閱讀順序習慣的調整，是可以在短期內化異爲同的，因而它們類屬硬差異。而語詞的軟差異則大不然，它們活靈活現，若隱若現，有時令人捉摸不定，其界定的研究便有着極爲可觀的實用價值。

三十餘載的隔絕，雖然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不過爲短暫的一瞬，但在現代漢語的發展上却是極爲重要的一個階段。此間世局的風起雲湧，社會的滄海桑田，科技的突飛猛進，名人的層出不窮……無不賦於語詞的精靈以前所未有的生機，它們似核子裂變：派生、繁衍、重組、變義、引申、新喻……鋪天蓋地。用一句危言聳聽的話，可謂“語詞大爆炸”。

隔絕使海峽兩岸逐年形成兩個不相往來的語言環境。於是一對對相貌各異的語詞兄弟應運而生；於是一組組似曾相識又難以確認的語詞新成員隔岸相望。臺灣民衆嘴裏筆下的“作秀”、“互動”、“戈巴契夫”、“做某”之類的詞組令相當多的大陸同胞聞所未聞。同樣，大陸民衆信中口中的“蓋了帽”、“坎大山”、“外辦”、“布什”也使在臺的親友感到費解。翻閱對岸的書報，本來應該是行雲流水般的順暢自如，却因語差的溝溝坎坎而不时有所梗阻；同胞相叙，本來應該如奔流入海的江水滔滔不絕，却因苦於某些語詞的彳亍扭扭，而不得不讓話流繞過一個又一個多釋的水灣。兩岸語詞的差異，給同胞之間的交往，帶來了許多不便。面對這種情況，編一本爲臺胞探親旅遊服務的語文工具書的想法在我腦海裏應運而生。

我出生和成長在臺灣海峽西岸的港市廈門。呀呀學語，父母教我講國語，保姆要我學閩南語，小小的舌尖，便挑起了一擔語言。我是在兩岸的炮火呼嘯聲、廣播喇叭聲和近十年的生意投資聲中長大成人的。如今我天天臨窗而望，滿眼盡是海峽水誘人的湛藍！1982年我從廈門大學畢業後，留校進入了臺灣研究所。我開始終日讓身心遨遊於大陸臺灣的報海，長年讓雙目沉溺於兩岸的銀屏，工作使我較早地品賞了兩岸語差的苦果。

我玩味着，將耳熟能詳的差異做成了卡片，八個春秋不知不覺竟累積了千餘，現將這些材料匯集

成這本《臺胞探親旅遊用語手冊》，希冀這本小書能給探親旅遊的同胞們克服語言的障礙、促進同胞間的交流提供方便。

本書收入的近1600條臺灣用語，包括臺灣新語詞、與大陸譯名不同的譯名、形成文字的閩南話方言、各種特別的引申詞和喻義詞、特有的音譯外來語詞以及當地流行或曾經流行過的口語和黑話、俚語、謔語……各行各業各類各門，無所不收。詞條來源所及包括本研究所訂閱的90餘種臺灣現期的報紙雜誌，其中有《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臺灣日報》、《臺灣新生報》、《聯合文學》、《臺灣文學》、《電視周刊》、《新新聞》、《新聞天地》、《當代》等等，以及臺灣三家電視節目，並參考了臺灣三民書局的《大辭典》、聯合報的《新聞辭典》（1—4）、歐亞書局的《實用中英百科手冊》等多種工具書。

本書編寫過程中曾蒙臺灣電視臺凌峰先生、《臺灣日報》李旺台先生的鼓勵，曾蒙臺灣蹇婷婷女士、林耀德先生、閻亞寧先生、吳亦德先生和陳延輝先生的指點，出版過程中得到四川辭書出版社以及楊宗義副編審、馮書華副編審的大力支持，木木先生為本書編了《繁簡字互查表》，四川新華印刷廠的排字工人師傅付出了艱巨的勞動，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凡 例

1. 本書的主體部份爲《海峽兩岸用語差異對照表》。所收詞語，按首字的漢語拼音音序排列。同一欄中，臺灣用語在前，大陸用語在後。

2. 某些臺灣用語（如口語、俚語、縮略語等），無對應的大陸用語，則簡單解釋，簡釋放入“大陸用語”欄內。

3. 出現在兩岸報刊上的一些更字成語，如“食洋不化”、“鯨吞虎嚥”等，本書一律不收。

4. 詞目後標〈口〉的表示口語、俚語，標〈方〉的表示形成文字的臺灣閩南話方言，標〈外〉的表示外來語，標〈引〉的表示引申義，標〈喻〉的表示比喻義，標〈黑〉的表示黑話、黑道用語，標〈又〉的有兩種情況，一是除兩岸共有的用語外，臺灣又有的用語，二是臺灣出現的譯名的又名。第二類情況在“備注”中說明“同上”或“同×”

5. 爲利臺灣同胞使用，國名或地名的備注文字仍用臺灣用語，大陸的說法則加括號注明。

6. 無法列入《海峽兩岸用語差異對照表》的大陸特殊用語，另列《大陸特殊用語500條》，并附

簡釋，以利實用。

7. 爲使讀者對海峽兩岸用語差異的全貌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表前有一篇《海峽兩岸用語差異縱橫談》，可參閱。

8. 爲給探親、旅遊的臺胞閱讀兩岸書刊報紙提供方便，表後列有《繁簡字互查表》。

9. 書後附有《作者近年論作篇目》和《作者近年出版的書目》。

目 錄

前 言	1
凡 例	5
海峽兩岸用語差異縱橫談	1
海峽兩岸用語差異對照表	25
大陸特殊用語500條	89
〔附錄一〕作者近年論作篇目	110
〔附錄二〕作者近年出版的書目	112
〔附錄三〕繁簡字互查表	113
A、从簡化字查繁體字	113
B、从繁體字查簡化字	147

海峽兩岸用語差異縱橫談

海峽兩岸語詞的差異，可以從不同的類型及易引起誤解的類別兩方面來談。

(一)

海峽兩岸語詞的差異大致可分成七大類型：新詞之異、引申比喻之異、口語之異、縮略語之異、詞類之異、譯語之異和方言之異。

一、新詞之異

隔絕之後兩岸各自出現的新語詞是兩岸語差大樹中主要的分枝。臺灣的新語詞“搶灘”、“前瞻”、“跑三點半”、“郵遞區號”等等，林林總總，數以百計。有的朝生暮死，不值細論；有的越用越頻，引人注目，例如“族”、“結”、“秀”、“檔”、“撇”等字組成的新語詞。

族：紅唇族、上班族、股票族，乃至口罩族、滑板族等等，大有取代“同類”或“人們”之勢。

結：情結、中國結、臺灣結、迷結、心結、舌頭打結以及現實的結、政治文化的結，社科領域近乎到了無處不打“結”之田地。

秀：由作秀的“秀”引發出處女秀、撕紙秀、牛肉秀、馬路秀等等，或詼諧，或調侃，或油滑，或嘲諷，依場合而定。

檔：七點檔、八點檔、強檔、上檔、黃金檔等等。“檔”成了電視節目用語中最主要的零部件。

撇：校園中新興走俏起“撇”字。搭計程車說“撇輪子”，上廁所雅稱“撇條”，排放人身之氣則文縐縐地用“撇風”。

以上諸字的新組詞一時間尚無法讓大陸民衆認同，在交流中多少會引起理解上的困惑。

大陸上自然也有類似的語言現象，試舉“吃”、“口”、“抓”、“員”四字為例。

一個“吃”字，吃出許多新的用語：對情況兩方面了解深刻，可用“吃透兩頭”；從小生活得美滿幸福，謂“吃蜜糖長大”；“吃乾飯”則喻“在其位不負其責”；“吃大苦耐大勞”是對“不怕勞苦，勇担重任”之人常用的褒勉之語。

“口”字在大陸有“系統”的新用意。如“財貿口”、“工交口”、“教育口”、“政法口”等等。“農技人員要歸口”，意為“農業技術人員應回到農業系統工作”。“畢業分配要對口”指的是“大中專學生畢業分配工作時，所配給的職業要與所學的專業相一致”。

“抓”字在大陸有“分工”、“領導”、“特別着重”等新意，且用得極頻。在各種工作報告中是少不了這個“抓”字的。如“把交通安全工作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老王負責抓計劃生育工作”；“防火工作一定要抓緊、抓早、抓好”等等。

“員”字是大陸從五十年代開始在各行各業中的各類人員離不開的一個字，尤其是服務行業，其熱門的走勢更甚于臺灣對“族”字的新用。曲藝演唱曾有過一個《歌唱我們的八大員》的節目。1964年大陸郵電部門發行一套十枚的《服務行業中的婦女》特種郵票，列出了如下的“九大員”：理發員（理發匠）、郵遞員（郵差）、公共汽車售票員（車掌）、清潔員（清潔隊員）、列車員（列車剪票員及服務人員）、炊事員（廚子）、售貨員（店員）、保育員（托兒所看護）、衛生員（醫院侍者）。

兩岸由于制度不同，行政用語也隨之有異，如臺灣的“資深民意代表”，大陸讀者就鬧不大清楚；同樣，大陸的“政治協

商會議”，臺灣民衆也頗感陌生。但有些用語很近似。如：公保門診／公費門診；勞工保險／勞動保險；家庭計劃／計劃生育；國語化運動／推廣普通話；防煙害／提倡戒煙；防公害／防污染；晉級不加薪／提職不提薪；老年勞力再開發／發揮老人餘熱。它們顯然不能完全等同，但更不能截然分開；若即若離，耐人尋味。

兩岸更有一些嶄新的政治標準語詞，十分相似。如：

開創新局／開創新局面；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好人好事表揚活動／好人好事表彰活動；政治革新／政治改革。

二、引申比喻之異

語詞由原義產生出新義是語言發展中非常普遍的現象。漢語做為一種新陳代謝功能極為健全，表現能力極為豐富的語言，在隔離的地域和不同的政體下自然產生出數量衆多的難以令對岸一目了然的語詞引申現象，特別是文學影視、體育、時事、金融、廣告等用語。它們是兩岸出現的“兩個文化的現象”（柏楊語）重要的表現。

1.) 文學影劇類

遠說臺灣作家楊直熹的成名作《在室男》發展後，當地報刊曾出現這樣的句式——“誰是民進黨立院黨團的在室男？”這個“在室男”在大陸是絕對的生僻。近說臺灣導演侯孝賢的影片《悲情城市》在國際影片中獲獎後，當地的流行語滙中也刮起了一股“悲情風”。但這風却絲毫沒刮到大陸來。

大陸也有類似的情況，早年女作家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幾乎成了一代青年必讀的作品，書名引申成“年輕人的有為生活”，于是有一度“如何譜寫自己的青春之歌”成了很熱門的話題。近年印度影片《大篷車》在大陸有一定影響，影片中吉普賽藝人闖蕩江湖的帶篷的賣藝車的用語——“大篷車”，現已轉喻成大陸帶篷的卡車、貨車、棚車的代名詞。“大篷車”已不帶引號，堂而冠之地以獨立名詞的身份進入文

章，常見的有這樣的句子——“組織大篷車送貨下鄉”。影片《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獲大陸電影“金鷄獎”，結果“被××遺忘的角落”一說頓成時髦，而且經久不息。如“被衛生遺忘的角落”一說時常取代了舊說“衛生死角”；“荒山禿嶺”與“被綠化遺忘的角落”同位。影片《上甘嶺》中缺水乾渴的場面感人至深，“上甘嶺”多年來也因而成了“缺乏飲水之處”的代名詞。小說加電影《孩子王》也有相當的影嚮，小學教師自詡為“孩子王”，或幽默，或自嘲，因人而異。

以上這類新語詞因隔絕而在對岸一無所知。大陸根據張賢亮的小說改編攝成的影片《牧馬人》在大陸是家喻戶曉，“牧馬人”甚至一度成為飽經磨難的“右派分子”的同位語。《牧馬人》譯成英文是 herdsman（牧人），當時（七年前）臺灣的電影周刊只能從海外的英文報刊獲得大陸影壇的資訊，結果 herdsman 被譯成了《牧羊人》，隔絕使“馬”變成“羊”。此事如今想起來仿若隔世，令人感嘆不已。

相反，開放與溝通使這類新語詞在對岸獲得生機。《搭錯車》便是極具說服力的一例：影片《搭錯車》在臺上映後，片名便有了引申義，如下句——“投資人一旦搭錯車或誤蹈做手設計的圈套，極易被高價套車”（《聯合報》1984年5月5日）。隨後《搭錯車》在大陸上演上映，類似的引申語隨即被使用，如下句——“我們都還年輕，總不能為搭錯車而抱怨終身”。還有下句——“老太太學着小青年的話說，我也是‘搭錯車’了”（《文匯報》1988年1月4日）。

2.) 體育類

兩岸的體育用語被引申的熱點集中在兩岸各自所熱門的體育項目上。

臺灣的棒球用語“全壘打”、“安打”、“短打”、“封殺”、“出局”等被廣為引申。“一壘”、“二壘”、“三壘”乃至“本壘”、“盜壘”新近在校園中也被引申為男女性交往的各個階段。還有

撞球(大陸稱“臺球”)用語,“高杆”被引申為厲害,“擺臺子”被引申為“擺場面”。

大陸的報章引中使用體育用語“奪魁”、“勇奪金牌”、“三連冠”等極為普遍。而單個項目上則以排球和足球這兩大球的用語被引申得最為頻繁。大陸女排在世界上多次奪冠,方興未艾的“排球熱”使得排球用語不脛而走:搞經濟建設的“短平快”項目,指的是那些投資少、歷時短、見效快的項目;工作的協調與配合用上了“當好二傳手”一詞,意為做好中間調節或協調的工作;而“主攻手”一說則喻指肩負重任之人。足球比排球更有影響,其用語也頻頻被引申出綠茵場。如:

面對空門:極好的機會。亮黃牌:以示警告。臨門一脚欠佳:功虧一簣。被罰了任意球:被隨意處罰。

3.) 股市與軍事用語

臺灣興起的“全民股市”,使股市用語被嘩嘩地引入了流行語匯的河流中。“崩盤”、“利多利空”、“開高走低”、“搶帽子”、“長紅”等,四處露臉。這類被引申的股市用語在大陸却缺乏賴以生存的土壤。

大陸則有數量可觀的軍事用語被引申進流行語匯。早年滅除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等用語為“除四害殲滅戰”;科學研究有進展稱“找到了突破口”;各類先進模範、積極分子時常分別被賦予“尖兵”、“標兵”、“哨兵”、“排頭兵”等稱號。又如農村中夏收夏種稱之為“雙夏戰役”;防洪抗旱有“火線指揮部”,平時的勞動生產也幾乎到了言必稱“戰鬪在第一線”的地步。這些用語難免令初來大陸的臺灣民衆感到有些刺耳,但大陸民衆對此已習以為常。

臺灣也有個別的軍事用語被“民用”的,如“搶灘”、“建立灘頭堡”、“打亂戰”等,不過語味上則較偏向於幽默。

4.) 其它

有的語詞在兩岸被引申比喻的走向不同。如“先上車後

補票”，在臺灣有被喻指“先孕後婚”一說；而在大陸則指函授教育中“先就學，後補辦入學手續”一事。

引申語詞的情況錯綜複雜，在大陸，有的有時代背景，如“接受再教育”就一直與“下放農村”的含意糾纏在一起；有的則因具體的圖案設計，如“大團結”就特指面值十元的人民幣；有的因近音諧音，如“氣管炎”，一旦上了引號，就意指“妻管炎”（即“懼內”）。還有的取其聲嚮，如“吱嘎牌”自行車，喻指其車之老舊，行路時車體一身怪叫。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三、口語之異

口語之異的論述即不能完全拋開前面所述的新詞與引申兩異，又與后面的方言之異亦有關係。但單獨列出主要因為它的實用價值。

“先生”、“太太”、“小姐”一類的稱呼儘管一度在大陸成為貶語，但如今已完全沒有貶意。改革開放後，這類稱呼特別在沿海地區又逐漸興起。稍稍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我的先生”，一說。大陸民衆的理解：先生舊指教師，新的意為一般的尊稱，只限於自己的丈夫，則罕用。大陸夫妻雙方可互用“愛人”一語對外介紹。大陸的“愛人”與英語的“lover”決不可同日而語。另外丈夫指妻子常用的還有“我的家屬”一說。

“師傅”是近年大陸時髦的稱呼，它適用面廣，且不分性別，不分地域。特別是外出時一路上有求於人時，開口閉口都用上這麼一個“師傅”的尊稱。

“我們領導”是大陸口語表達中一個彈性很大的官銜，上可指部門系統的最高首長，下可指車間主任、小組長等的一般幹部。而“領導人”則不然，往往僅限於黨政最高層的負責人。

臺灣口語中“我們男生”“我們女生”是相當廣義的概念，那些離校就業多年的人們往往仍將兩性的概念置身于“男生與女生”的世界中。大陸“男生”、“女生”的說法幾乎是以畢業

離校為限。

回答問題時，一些比較有大陸風格的表述，從肯定到否定，其程度依次如下：“絕對沒問題”、“問題不大”、“沒準”、“有點兒麻煩”、“不太好辦”、“沒門兒”、“根本不可能”。而“再研究一下”、“向領導匯報一下再說”是常用的延緩用語。

許多常用口語表達上的差異隨着兩岸關係的互動而蕩然無存。以“好好”和“挺好”為例，伴隨着瓊瑤小說和影視在大陸熱了一陣之後，“好好玩”（很好玩）、“好好看”（很好看）這樣的口語已在大陸的閱聽羣中由陌生變得親切了。同樣的，“挺好的”這句帶有大陸北方風味的口語近年來已漸漸流行于臺灣的街頭巷尾。特別令我大為驚奇的是，從《聯合文學》（1989年4月號）上陳鐸礪先生所著《年輕人的百點世界》上知道，臺灣年輕人新近流行的口語中有“頭大”、“白搭”、“瞎掰”、“膿包”等等，它們全是大陸流行的口語。

四、縮略語之異

縮略語是一個龐然大物，英美所出版的多種英語縮略語辭典堆起來足以把人壓死。漢語自然好多了，縮略後不像英語的同類只有兩三個字母那麼坑人！但兩岸因長期隔絕造成的領悟上的屏障却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一般說來，對於縮略語準確的領悟必須建立在熟悉其被縮略前的原形的基礎上。

筆者在廈門親眼所見，一位臺灣來客登上一輛標明駛往“廈大”的小巴士，說要買到“華僑大廈”的票。人家告訴她南轅北轍了，她疑惑地問道：“不是標明了‘大廈’嗎？”造成這位臺灣客誤乘的原因，除了臺灣尚保留漢字從右到左的橫排外，更重要的是她頭腦中沒有“廈大”是“廈門大學”縮稱的概念。同樣的，當我幾年前摸過一本臺灣出版的《臺大人的故事》的書時，以為這是一本描寫古時候某個朝代一位姓臺的臺大人（官人）的小說或故事集，結果竟讓它從我眼皮下給溜了過去，當時我正在為湖南教育出版社選編《臺灣大學生小說

選》。事後才得知《臺大人的故事》指的是“臺灣大學裏的人和事”，其中大都是臺大學生的小說和散文作品，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失之交臂，悔之晚矣！這事對我震動很大，我是專門研究臺灣現代語言文字的，居然沒看出這麼粗淺的“臺大人”，更何況“××人”的表達語式在大陸是很流行的，講傳統時有“井岡山人”、“延安人”；講建設有“賓鋼人”、“特區人”等等，不勝枚舉。可見縮略語之異很值得探究。

臺灣流行的一些縮略語，如“汰換”（淘汰更換）、“閱聽羣”（讀者與聽衆的羣體）、“海獲量”（海水捕撈和海灘人工養殖總的收穫）等等，由於長期處在縮略的使用之中，已經凝固定形，完全取代了冗長的原形，其縮略語的屬性已經淡化。但對大陸“閱聽羣”來說，仍感新鮮。同樣的，大陸也有類似的語言現象：如“超編”（超出人員編制）、“傳幫帶”（傳授、幫助、帶動）、“節育”（節制生育）、“利稅”（利潤和稅金）、“特價”（特別降低的價格）等等，如說其原形，反倒令人感到拗口拗舌，囉里囉唆。

各種繁雜的組織、機構名稱的縮略，是兩岸人員語言交流面臨的另一個大困惑。如臺北的“榮總”和“警總”，雖然各有一個“總”字，却風馬牛不相及，一家是“總醫院”，一家是“總司令部”。大陸的“臺聯”和“臺盟”，都有一個“臺”字，但前者為“臺灣同胞聯誼會”，是羣衆團體；後者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是民主黨派。

大陸縮略語中最難應付的應首推以數字領頭的縮略語，如“一看二幫”、“三熱愛”、“四高四省”、“五體一體”、“六個優先”等等，別說對岸的臺胞“滿頭霧水”，就是大陸的同胞也未必能完全說得清楚。光是以“三”字打頭的，常用的就有近百個。其中“三包”就有三個之多：一個是50年代農業合作社實施的“三包”管理辦法——“包工、包產、包成本”；一個是近年廠家對產品售後實施的“三包”服務——“包修、包換、包退”；

還有就是社區綜合治理實行的門前“三包”——“包衛生、包綠化、包秩序”。當然這是極端的例子，一般的還是一詞一義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岸縮略語同義詞中文字取捨造成的差異，更是現代漢語發展史上一個令人驚奇的“盆景”。請看下列7對詞組：

（臺灣）人造皮／人造革（大陸）；雙車道／雙行道；超音波／波聲波；彩視／彩電；雙胴客船／雙體客船；易開罐／易拉罐；己身權益／自身權益。

以上7對縮略語同義詞中不同的字眼，正好組成7個標準的漢語語詞：皮革、行車、聲音、電視、胴體、拉開、自己。可見隔絕會對語詞約定俗成的縮略過程產生多麼微妙的影響。

五、詞類之異

臺灣學人在言談中，經常有“很理性化”、“很情緒化”、“十分女性”、“很技巧”的說法出現。我多加留心，發現這種把名詞當形容詞的用法在臺灣文學作品中也經常出現。當代英語中用名詞修飾名詞的句式越發流行，臺灣漢語的這種詞類變異現象不知是否受到英語的影響。

然而這類名詞當形容詞的用法在大陸的正式語體中極為罕見，至少在各級語文教員（國語教員）的紅筆下是通不過的。上述四例很可能會被更改如下：

“很理性化”改為“很有理智”或“富有理智”。

“十分女性”改為“十分富有女性的魅力”或“味道”、“特點”等等。

“很情緒化”改為“頭腦發熱”或“強烈的抵觸情緒”。

“很技巧”改為“很高明”或“富有技巧”。

近年來由於大量的臺灣文學及影視作品在大陸的傳播，使得名詞當形容詞的用法逐年為民衆所接受。其實細細思量，這一用法在大陸原來還是有一些基礎的，如口語中的“他

對這事很感冒”(很反感之意)；閩南話中的“這個人很四角”(很古板之意)。

六、譯語之異

譯語之異指的是海峽兩岸在引進外來名稱和詞匯的差別。同一個人物、同一個地點、同一部書、同一個國際組織、同一部影片、同一個科技術語在兩岸常有迥然各異的漢字符號。儘管自從有了翻譯，譯語譯名的混亂現象就不同程度地存在過，但是目前兩岸成百上千個各自為陣的譯語譯名基本上是隔絕之後產生的。它們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五類：

1.) 人名譯名的差異

兩岸人名譯名的差異最多，如果嚴格地對照，可以說近四十年來，任何一位世界名人、要人都可以在漢語世界裏找到自己兩個以上的名字。

(A) 對漢姓的避與求

大陸的人名譯名一般頭一個字忌用漢語的姓；臺灣不僅無此忌，而且往往刻求取用漢姓，這就造成了兩岸人名譯名的明顯差異。以“賈”姓為例，臺灣譯名有：賈加林(加加林)、賈拉漢(卡拉漢)、賈梅耶(傑馬耶勒)和賈魯塞斯基(雅魯澤爾斯基)(括號內為大陸譯名)。

在臺灣譯名中，有時還譯用了漢人名的“小姓”，如：“包”(包吉巴／布爾吉巴)、“戴”(戴陽／達揚)、“胡”(胡笙／候賽因)、“余”(余契爾／撒切爾)、“艾”(艾迪生／愛迪生)、“柯”(柯爾／科爾)、“閔”(閔托夫／明托夫)、“龐”(龐比杜／蓬皮杜)、“裴”(裴瑞斯／佩雷斯)、“施”(施諾漢／西哈努克)、“華”(華勒沙／瓦文薩)等(括號內前為臺灣譯名，後為大陸譯名)。

當然也有個別現象，如兩岸對緬甸人名的譯法却正好相反，以U Thant(前聯合國秘書長)和Una(前總統)為例，大陸譯名“吳丹”和“吳努”，而臺灣則譯為“宇譚”和“宇努”，